



团圆圆才是年

文／管淑平

当一年一度的“春运”大潮，如同一道流动的风景线，潮水般的涌动起来的时候，离过年也就没多少天了，仿佛连空气中都弥漫着属于过年才有的忙碌而热闹的氛围。

过年，这个词语与安静、低调无缘，它是热闹的、璀璨的、张扬的，带着喜庆与祝福的，同时也承载着一种集体的民族幸福感。外出打拼或者漂泊异地的人，在过年的前几天就会订好车票，乘坐着列车，纷纷踏上回家的路。飞速行驶的列车，将他们送至千里之外的故乡。

相聚和团圆，才是过年既朴素又隆重的主题。记得小时候，父母为了家庭外出打拼，家里就留下我与奶奶二人。年初时，父母背着大包小包的

行囊，匆匆踏上外出的路。我在春节假期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知道了父母哪天外出，可心里却十分舍不得，尤其是离别将近的那一两天，似乎连空气也变得压抑起来。也许是父母觉察到了我敏感的心，趁着我熟睡的时候，悄悄地背着行李就走了。

等我第二天醒来，奶奶告诉我，父母又去外地了。话音还没散去，我的心里一阵疼痛，眼泪不听话地落下来。那时通讯条件有限，村里人家也很少有座机电话，如果要与外出的亲人联系，通常得赶到远远的县城，才能找到一个电话亭。哭了好些天，眼睛也肿肿的，奶奶看不下去，于是带着我前去看城，直到和父母通上电话，糟糕的心情这才慢慢平复。

一年四季忙碌的人，平常难得有轻闲的时候，应该说过年是休闲的好机会，但也未必。“锣鼓喧天放鞭炮，猪狗叫人欢笑”，进入腊月后，2024 年的“龙”年新春佳节又要来到了，又过大年了。然而，此时非但不能清静，还有一大堆想做的、不想做的事情等着你，要么是单位的，要么是家里的。从记事以来的 50 多年中，过年，对我来说一直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，好吃好喝好玩好穿着，谁不喜欢。可如今的我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却越来越“怕”过年了，“怕”与喜庆的气氛俱来的那份沉重。

“怕”采购年货。记得小时候特爱盼过年，但那时不谙世事的我们盼的是过年有好吃好喝有新衣裳穿，还有压岁钱，鞭炮放。可那时幼稚的我们却忽视了父母的整日操劳和生活的艰辛。而如今，早已挑起了做父母的重任，一切都要自己去承担，于是，每年春节采购年货成了过年的“重头戏”。而如今随着物价尤其是肉禽蛋类食品的不断上涨，薪资水平的紧巴巴，年货这段“集中的高消费”时期使家庭“财政”更加非常的吃紧，再加上每逢年关物价会攀比上涨，着实让人不堪重负，更使人喜中添忧。“怕”拜年。春节期间走访亲友，少不了来来往往。中国是礼仪之邦，拜年总不能空手而去，随着

人到中年“怕”过年

文／汪志



经济的改善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，拜年的礼品档次也逐渐看涨，不仅提着大包小包的礼品，还有不菲的“红包”。记得小时候，给亲戚家拜年，撑死几块钱就打发了。而如今一个年拜下来，普通的家庭少则数千元，多则上万元甚至更多，畏惧，恐怖！沉重的“人情债”，使本来就紧张的家庭“财政”更加雪上加霜。小时总听妈妈说：“人情大过债，顶锅也要卖”，也就是说即使自家吃饭的锅顶出去卖掉，也不能淡漠了“人情”，过年更是如此。而如今

到了年底，一听到父母要赶回来的消息，我的心里更是欣喜和激动不已。那几天，总是缠着奶奶身边，不停地问：“奶奶，奶奶，爸爸妈妈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？”这时，奶奶就笑呵呵地对我说：“快了，快了，过两天就回来了！”每每听到奶奶这样说，我才慢慢安静下来，可心里却仍然想念，期待着父母早点回来。

终于，在一天天的盼望里，父母赶回来了。回到家，父母甚至还没来得及休息，就从大包小包的行李中，翻出给我买的新衣服、新裤子、新书包，还有只能在大城市里才能看到的新奇的小玩具……我的怀里几乎抱都抱不下了。父母稍微喝了口茶水，接着就问家里的情况，问我是不是又调皮了，在学校的表现怎么样……只要是父母能够想到的和家乡有关的话题，几乎都会问个遍。

奶奶已经在厨房忙活开了，用满满一桌的饭菜，招待从远方回来的父母。这时，母亲也会前去帮忙。炸酥肉、炸花生、炸丸子，还有熟悉的腊味……父母一路上的舟车劳顿和风尘仆仆，在饭菜香中，也慢慢释怀。

临近除夕，父母也会背着背篓拎着口袋到山下远远的集镇去购置年货。凡是与过年有关的东西，柴米油盐酱醋，或者是衣食住行相关的物品，大大小小的装在了背篓与口袋中。还有烟花、爆竹、对联、窗花等也没落下。我看到父母从集镇回来，背着满满的年货，才真挚地觉得有家才有温暖，有家就是团圆。

父母回来，家里又变得热闹，一个小家才渐渐地有了家的氛围，我的心里也是敞亮亮的。

的过年，身边人有不少发愁的。

“怕”大吃大喝。过年的重头戏要数大吃大喝，餐桌上的团拜，不喝几盅，那是绝不能轻易走人的。而亲朋好友之间的酒局更是升级，以至于每年春节各类酒产品热销。于是“哥俩好啊，好到底啊”，“五魁首、六六顺”之类的划拳声，不绝于耳。邻居街坊不得安宁不说，还要自伤身体。你要是没有超过半斤八两的酒量，准得被灌趴下。但趴下归趴下，酒还得接着照灌，否则你甭想出门。于是，每年春节期间，医院的急诊病人都比往常多，酒驾的更多，而绝大多数是吃出来的，喝酒惹出来的。甚至在“头条”上看到过年喝酒喝出人命的悲剧还不少，你瞧这年过的。

孩子们永远是天真的，过年对他们来说依然是欢呼雀跃，有鞭炮放，有压岁钱，有新衣服穿，还有很多好吃的，跟着家人东家逛到西家收“红包”。也许有人会说，这才是过年，人到中年过年也应该这样。可是，过年除了大吃大喝，划拳猜令，高垒“人情债”外，能否多增点富有积极意义的内容呢？否则，与其这样花钱受累，忙忙碌碌倒不如躲到屋里，闷头睡上几天。

尽管我“怕”过年，可又多么渴望过一个真正快乐祥和的大年啊！

这些年，我遇见的年味

文／梁 征



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，置年货、过新年，伴着这浓浓的烟火气息，除夕向我们走来了。

这几年，关于“年味儿”不浓的论调时常出现在各种媒体报道上，作为一个“70 后”，我始终觉得年是有味道的，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年味也在不断变化。

小时候，年的味道是属于鞭炮的。小时候生活在农村，物资匮乏，可以玩的玩具很少，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，鞭炮成为每个小男生的标配。每年过年之前，父亲都要去集市购置年货，我会叮嘱他帮我买一些“小蜜蜂、彩珠筒、爆竹……”父亲特别“溺爱”我，每年都会选购一些新品种，我都会像珍宝一样珍藏，等到人多的时候，炫耀似的点着几个烟花给小伙伴开开心，然后心满意足地回家吃饭。

每年除夕晚上，家家户户都会在大门口燃放长长的鞭炮。烟还未散去，小孩们就会迫不及待地冲进烟里寻找那些被崩飞的、导线还完好的小炮仗。这种小炮仗捻子短，着火快，要是点火慢了，不光耳朵受罪，衣服也会遭殃，记得有一次，我为了逞威风，故意用手拿着炮仗点着，还未来得及把炮仗扔出去，炮仗就在手里炸开了，害得我手指肿了好几天，被母亲责备了好几天。

读中学时，年的味道是属于集市的。热热闹闹赶年集成为我美好青年记忆的一部分。那时一大早，我便与小伙伴们结伴而行，开启了赶年集的快乐之旅。

一进集市，货架、地摊一个挨着一个，排得满满的，一眼望不到头。卖瓜子糖块的、卖春联的、卖年糕的人们赶在年前一窝蜂似的突然出现在了大众的眼前。琳琅满目的年货齐刷刷地被分门别类地摆放在一起，等待着有缘人将自己挑走。走在集市上，此起彼伏的吆喝叫卖声，讨价还价声，好不热闹。这个时节赶集往往是摩肩接踵，要一小步一小步地挪着走。平时忙活了一年的人们，腰包鼓起来了，平时不舍得吃不舍得穿，都会在这几天为置办年货消费一把。看着这一幕幕场景、一幅幅画面，我感受到浓浓的年味儿，还有那浓郁的烟火气。

工作之后，我的新年逐渐有了新味道。上班第一年，我奉命留在项目部“看家”，那一年的新年是充满甜味的。领导节前来项目

慰问，给我们送上春节的慰问，每人领取一盒赣南脐橙。那是我第一次吃那么甜的脐橙。除了赣南脐橙，我们还集中购买了一些甜品零食，在美食的陪伴下，七天假期很快就过完了。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，每当提起值班，我总会想起这个难忘的春节，还有那甜甜的脐橙。

后来，我调到公司从事宣传工作，有一年临近春节，我到个项目出差，意外地给那年的春年镀上了一层温馨味道。我特意在节前过去，对他们节日期间坚守岗位的事迹进行宣传。我发现工地的厨房里，挂满了一串串厨师亲手制作的川味腊肉、香肠。据说每逢春节，重庆人们都喜欢吃自家制作的腊肉和香肠。这个工地上 90%的一线员工都来自四川和重庆，食堂的厨师从腌制、晾晒到烟熏，历时半个月，他们总算把 300 多斤的猪肉制作完成，灌制了四川口味的香肠。为的是让春节期间，留守的员工吃一顿丰盛的年夜饭，营造一种家的感觉。那天晚上，我和他们一起共进晚餐，饭桌上五湖四海的员工们聚在一起聊着家乡的过年风俗，欢声笑语不断。

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早已迈入中年的我每每过年的时候，想起年味，那种忙碌、那种欣喜的年味儿不仅丰富了我的阅历，还积淀了我的回忆。我认为，年味不管是何种味道，都是生活的味道、经历的味道。未来，我期待着与其他“年的味道”不期而遇。

那是我第一次在南方过小年。腊月二十三那天，我还没下班，就接到父亲的电话，告诉我晚上记得吃饺子。其实他不会知道，那些年在南方是根本买不到饺子的。

工作了大半年，一分钱没攒下，本打算春节给父亲买件羽绒服，也实现不了。嘴里起了泡，啥也吃不下。和舍友喝了点粥，就去网吧打游戏了。网管和保洁在那里一个劲唠叨，小年吃啥，年货买没买。听着心烦，我俩玩了一会就回去了。

我俩就那么躺着，谁都没说话，想着各自的心事。后半夜我才迷迷糊糊睡着，醒来已经是第二天中午了，本想倒头继续睡，反正周日不上班，结果却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

是隔壁宿舍的同事。她的手里端着一盘饺子和一碗汤圆，呼呼冒着热气。她招呼我和舍友趁热吃，盘子和碗她晚些时候过来拿。

饺子包得有些别扭，味道还不错。舍友说，人家也是南方人，能给你包顿饺子已经很不错了，你还在那里挑三拣四。我说是啊，自从我俩七月份大学毕业到这里，都好几个月没吃到饺子了。

年会

黄廷付／文



我在公司的分厂上班，分厂在嘉兴市油车港镇，离总厂大概十几公里，所以，我们车间的工人都不知道总厂要举办年会的消息。我有一个老乡在总厂上班，是他告诉我，总厂在 1 月 20 号举办年会。我得知消息后，告诉了工友。大家听了都很生气，一起跑去找主管。



文／范大悦

汤圆里的故事

饿了一整天，眼睛都绿了。我俩头都没抬，一口气就把饺子和汤圆吃个精光。晚上她取碗盘的时候，还说，爱吃的話，来年还给你们做。说话的语气，

主管早就接到了举办年会的通知，他担心路远，工友骑车参加年会不安全，所以没有通知下去。当我们找他时，他说：“我和总厂的领导说过，你们今年不去参加年会，每人补贴 100 块钱，发在 1 月份的工资里面。”工友们听了主管的话，七嘴八舌地和他争论起来，其中陈小凤的声音最高。争到最后，办公室里只剩下陈小凤和主管两个人在对话。

“你凭什么替我们做主？”
“我们不要那 100 块钱，我们就要去参加年会。”

主管看了看怒气冲冲的工友们，他摇摇头，“100 块钱不是可以买很多吃的吗？”
“我们不缺吃的。”
“100 块钱能买到快乐吗？”

主管被陈小凤反驳得哑口无言，他只好拿起电话给总厂领导打过去，讲了工友的想法。结果主管又被总厂的领导“骂”了一顿。我们在一边听得心里如被熨斗熨了一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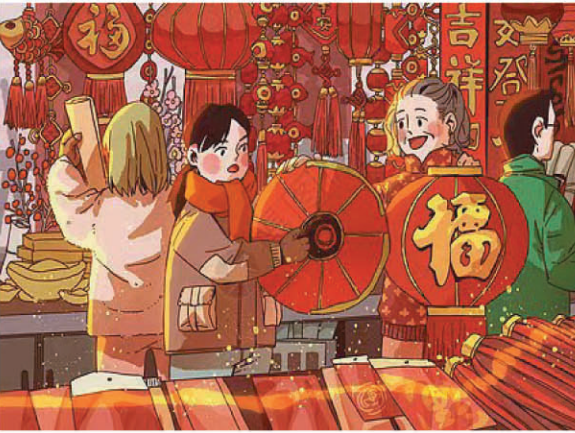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下班，主管破天荒同意让我们提前下班去总厂。他说他不去，他要留下来守护车间。

我们之前都没有去过总厂，也不知道总厂具体在哪个位置。我让老乡给我发个位置，我们按照那个位置导航过去。

我们一行十几个人，骑着电动车，浩浩荡荡地往总厂开去。没想到在半路上，我的电动车爆胎了。最后还是陈小凤想了一个办法，让我把车子推到

故乡的年流淌不完的情

文／董国宾



脉脉地说：“别急别急，人人都有。”母亲在一旁仍念念不止：“平时家常饭营养跟不上，娘算计着呢。乡下过大年，也要像回事！”我们餐过大半，母亲还没有落座，逐个摸摸我们的头，又看看我们的脸，娘的心思装着满满的暖意和期盼！

腊月廿三，小年叫响了村子，母亲照例走在乡情年俗里。母亲忙不选地在土灶的墙壁上，贴一张一尺见方的灶神像，神像右边是灶神公公，左边是灶神婆婆。按年俗，母亲要辞灶了。辞灶仪式上，灶旁摆放了白麻糖和芝麻果子等祭祀供品。这些糖果可是又香又甜，好馋嘴啊！母亲虔诚地说了些什么，等仪式一过，我们小孩子的好时光来啦。这些好吃的，统统饱了我们的口福，成全了我们的一份好年景。小小年纪，我不产生什么感慨，只觉得，中国年就是好，就是喜乐与热闹！母亲是我们从年头走到年尾都离不开的温暖与依靠！

小年的来临，也在提醒人们，未来几天可有得忙碌了。鲜活的记忆中，母亲扫尘土，准备年货，巧手的地还剪窗花、熬枣花馍、调肉馅包饺子、油炸素馅丸子、油炸黄鲤鱼。临近年关，母亲还摆上供品祭祀祖先和仙人，聊以寄思和祈福。忙着忙着，农历新年近在眼前了。

除夕一到，老百姓的年就火了。那盛大的除夕之夜，是一步顶一步迎过来的。家家户户爆竹齐燃，祖国上下遂成欢海，我们的小村庄也欢鸣一片。

吉祥欢闹的新年时光，是我童年的极致快乐，却不想这快乐源头，一如我整个童年的安享欢乐，我年少的思想从不曾想过它从何而来。

俨然一老大姐，其实她和我们一起入职的，年龄还比我们小一岁。

我曾想过，满大街都找不到一家东北菜馆，她是从哪里买的。如果不是买的，那就要自己做，买面，买擀面杖，和面，拌馅儿，这么多道工序，得费多大劲，关键是，她跟谁学的？日后我问她的时候，她也只是笑而不语。

我把她的这份心意记在了心底。周一上班我才知道，我俩躺在床上那个晚上，并不是她们那里的小年，她送饺子那天才是。也就说，南方是腊月二十四过小年。舍友知道后，还打趣道，原来以为小年迟到了，结果却是赶个正着！

再后来，她又把送饺子的“礼节”提前了一天，说是要尊重我们当地的习俗，但送汤圆的日子没变。也不知她是从哪里知道的，北方二十三过小年的。于是，我们俩就有了“两个小年”。

几年后，父亲生病，我回了老家。但我依然保留了二十三吃饺子，二十四吃汤圆的习惯。父亲曾问过我，汤圆有那么好吃吗？我没有回答，确实也不知该怎么回答。或许，汤圆里有我们青春的故事吧。

旁边的修理铺，让他们帮我修，然后她把自己的电动车给我骑，她和一名工友共乘一辆车。

我们好不容易找到总厂，并在老乡的热情带领下进入会场。会场喜庆热烈，几个分厂的工人都来了。我们以前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场面。

公司年会还请了演艺公司的演员来表演。一段开场舞之后，领导开始讲话，他们对过去一年公司运转做了总结，对接下来的一年做了安排。最让我们期待的还是抽奖环节，因为我们进入大礼堂的时候，工作人员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奖券。大家侧耳倾听着主持人报的号码，看看与我们手中的号码是不是一样。陈小凤的运气好，第一波就被抽中了。当她去领奖台领到一只保温杯回来的时候，她也笑着说，这可是 100 块钱买不来的，有纪念意义。我们都笑着点头。后来我的工友又有三个人领到奖品，大家一边吃饭，一边开心地笑着，整个大礼堂内都是欢声笑语。

在年会即将结束的时候，陈小凤对我说：“黄师傅，等下我把你带到修车铺，你的电动车应该修好了。”我朝她摆手，“不麻烦你了，你到那里也不顺路，我让老乡开车送我过去。”

“黄师傅，谢谢你！没有你及时相告，我们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多快乐，这个给你吧。”陈小凤说完把手里的保温杯递给了我。

我接过保温杯，捧在手里几秒钟，又还给了她，我笑着对她说：“好了，我已沾到了你的好运气。”陈小凤听了我的话，开心地笑了，工友们也笑了。